



中国母亲

下

杜文和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中国母亲

下

杜文和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第十一章

只听母亲无比惊讶地急问：“什么？你是说将你妹妹准考证上的名字变成你的名字？”

黄卓说：“是这意思。但绝不是使用涂改的手段。涂改是弄虚作假。再说她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本质上就无法混淆和冒充。”

“除了这个，难道就没有别的正经办法？”

“大学提前班的报考，多半是与推荐相结合的。现在松元中学推荐的黄琳因故退出，再由松元中学改荐她哥哥黄卓，有什么不可？”

“你已经是高中生了。”

“就算我没有上过高中，就算我留级到现在。”

母亲沉下了脸色：“这就是弄虚作假。再说报考的手续已经办了很长时间，怎么可能再为你一个重新补办？”

“所以要请你给高县长打一个电话，或者亲自去一趟县里，让高县长给松元中学打一声招呼，再派人到上头活动活动，疏通疏通。”

“这办法能行？”母亲的脸色非常难看。

黄卓双肩一耸：“这世上只有不肯办的事情，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”

话犹未了，母亲啪地就扇了儿子一个耳光，厉声道：“混账的东西，你还算妈的儿子？别说你这办法荒唐透顶，就算你这办法能行，妈也不会为这替你求人。”

黄卓站着不动，亢声道：“这有什么？你不是一天到晚都指望我们一个个都有出息？”

“不错，妈是指望你们一个个都有出息。妈连做梦都盼你们上大学，长



知识,有学问。长大了能成个人样,甚至出人头地。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从正路上走出来的。走得方方正正,踏踏实实。”母亲显然是非常生气。

“难道我这是歪门邪道?”黄卓也十分激动,“这只是一种变通。”

“什么变通?说难听了就是冒名顶替。”

“怎么说都行,反正目的并不肮脏,只是为了能上大学。”

“妈以前跟你说过:人格是最高的学历。别说上了大学,就是读了研究生,得了博士,人品不过关也是徒有虚名。”

黄卓仍是颇感委屈,大声道:“难道我是为了自己?我想上大学,有出息,也是为了咱们黄家。为了咱们黄家祖先的光荣。为了你这么多年苦没有白吃,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。为了咱们黄家今后摆脱贫困,为了不再受刘品仁他们那些人的白眼,也为了今后能直起腰杆站在嘉妮等人的面前给他们看看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母亲将他打断,“你就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,也不能打这个主意。你想上大学,这是好事。你妹也想上大学,那也是好事。你妹妹现在是最苦恼最着急的时候,你这做哥哥的应该是想出办法来安慰她帮她,而不是拿主意为了自己。妈如果说你是趁火打劫或许太重,如果说你是乘人之危我看也并不为过。”

黄卓不服:“她反正是考不成了,准考证在她手里攥着也是白攥,我这取而代之的前提是因为她已经明摆着快要失去了这次机会,而不是我为了自己而把她蹬开。”

母亲说:“妈理解你的意思。但是你这样做同样会给你妹妹造成伤害。先不说妈并不能帮你办成这件事情。如果妈真的找到高县长,把这事办成了,你妹妹会怎么想哩?妈是为了她的身体劝她别去参加这次考试,结果你倒顶着她去考了考场,你妹妹就会误以为妈是为了你才劝她放弃。”

黄卓说:“误会就误会,世上误会的事多了,咱们今后再慢慢给她解释。”

母亲断然拒绝:“不行,你妹妹现在最需要的是安慰和帮助,而不是伤害。”

花坛附近。

黄琳听得已经流下眼泪。

她在心里说：“哥，你去考吧。妈，你就帮哥想想办法让哥去考吧。谁考都是咱们黄家的一次机会。”

黄卓用了近乎哀求的口气：“你就这么狠心？我求你了，为了儿子，你去求求高县长好吗？求高县长让县招办与省招办联系一下，由松元中学改荐学生名单，补办一张临时准考证，如果还有什么应办的手续，等考完再办，还不是一样。”

母亲说：“哪有这么简单，这是你的一厢情愿。妈现在是想请高县长帮忙——幸亏你的提醒，但妈请高县长帮忙是帮你妹妹不要失去这次机会。这机会本来就是琳琳的。”

黄卓：“高县长本事再大也不是医生。高县长本事再大也不可能给妹妹身上装一对翅膀，让她平平稳稳地飞到省城。”

母亲：“卓，母亲还真是想着了这件事情。如果高县长能派一辆小车，路上开得慢些，免了公共汽车上的碰撞和颠簸，医生或许就会同意，你妹妹或许就还能赶上这次机会。”

“妹妹妹妹，又是妹妹。我是黄家的儿子。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。”黄卓一跺脚：“说你偏心，你就是偏心。”

母亲说：“卓，你妹可怜。咱们应该多想着你妹。”

黄卓委屈欲泪：“她可怜我就不可怜吗？我常被人瞧不起，常受人欺负，我也需要机会证明自己。”

“卓，你听妈说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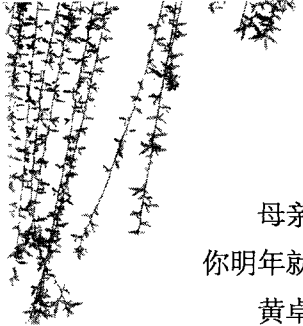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还没有说完，黄卓就又嚷嚷起来：“我不要听，你就是偏心。在你心里，在这个家里，我不如大姐懂事，不如黄杏听话，现在连最小的黄琳都不如了，连黄琳在你的心里都比我更有地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为什么，我不是不如大姐懂事，我也不是不如黄杏听话，我更不是不如黄琳乖巧。我知道我即使做得比他们好也不会讨你喜欢……”

母亲柔下声音：“你说够了没有？”

黄卓滚下了眼泪：“没有说够，我是边缘人，我是多余的……”

母亲拽起袖口欲替他抹泪。

黄卓推开母亲。



母亲退后一步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还是那句话，你别打你妹琳琳的主意。你明年就高中毕业了，到那时候考上大学才算你的本事。”

黄卓依然是愤愤不平：“不要说了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黄琳才是你的心肝宝贝。我黄卓上得了上不了大学，又算得什么？”

“卓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不错，妈可能最疼琳琳。因为在这个家里，琳琳最小，因为在妈的心里，琳琳最可怜。”

“她可怜，我比她还要可怜。”

说到这，黄卓一跺脚，转身就跑。

母亲奔跑着追了过去。

花坛附近。

黄琳赶紧抹掉眼泪，拣起苹果，退回病房。

黄琳又躺回床上，心情似乎倒平静了下来。

母亲追上黄卓，气喘吁吁：“卓，你给妈说说，你怎么会想到你是这个家里最可怜的人哩？”

这当儿，黄鹂、黄杏也出现在了附近。

她们见到母亲和黄卓，刚想喊妈，便感觉到了气氛不对，立即停住脚步。

只见黄卓头一甩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不可怜谁可怜？我以前有妈，后来妈没有了，有爸，现在爸也没有了。黄琳可怜，我就不可怜吗？她黄琳有妈，可我哩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委屈的母亲，嘴唇抖动着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黄卓侧身欲走。

“你给我站住。”母亲一声大吼，眼泪跟着就涌了出来。

隐在附近的黄杏急欲奔出来替母亲说话。

黄鹂急忙将她拉住，低声说：“让妈把话说出来，把话说出来，妈的心里就会畅快一些。”

母亲逼回眼泪：“卓，你听妈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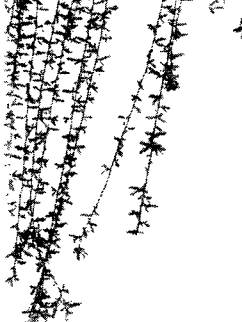
黄卓一甩头：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”

母亲：“你知道妈要说什么？可不见得。妈刚才感到委屈，妈刚才想大声地问你，我这当妈的就真的不称职吗？我这当妈的究竟要怎样做才能使你称心如意？妈刚才想大声地问你，妈是没有为你们的事情掏心挖肝，可是妈并没有亏待你们四个中的任何一个。妈刚才想大声问你，妈供你们吃，供你们穿，供你们读书，有亲爹亲妈的孩子不也就这样？你们四个，穿得比人家差些，但干干净净；穿得比人家旧些，但整整齐齐；吃得比人家差些，但总归没有饿着。妈在进这个黄家的时候，对着你亲妈的像，在你亲妈的坟前，妈都这样说过，我不会将这些孩子拉扯成就像没有爹妈的孩子，妈刚才还想大声问你，妈做到了没有？妈有没有违背承诺？”

黄卓不语。

母亲抹掉委屈的眼泪：“妈不跟你说这些个了。再一想，妈也不委屈了。儿不孝，娘不教。妈是儿的影子，儿是妈的镜子。你能对妈这样，妈肯定也有没有尽到责任的地方。妈现在想起了一件事情。就是前天，前天妈到小卖部想给你妹妹买一盒蚊香。在那里看到一个小孩，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孩。他看着杂货架，眼睛一眨不眨，老板说这孩子来过好几次，就是光看，什么也没买。老板问他是不是想买什么东西？小孩手指含在嘴里点点头，问这些东西贵不贵？老板说，有钱就不贵，没有钱就贵了。小孩说他想买两听大罐头，不知道自己的钱够不够。老板问他要什么样的大罐头？那孩子说，他妈在住院，他们是大山里来的，很少吃到鱼，他想给他妈买一听鱼罐头。老板拿下两听鱼罐头。孩子一直伸在口袋里的小手拿出来了，手里紧握着汗湿了两元几毛钱，孩子问，够吗？老板说够了。卓，妈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妈为那个老板的善良感动，为他的母亲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感动。妈于是把手里准备给你妹妹买蚊香的钱全给了那个孩子。后来妈才知道，那妈也不是那孩子亲生的妈。是的，妈羡慕那做母亲的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但妈更要佩服的还是那位母亲，一定是那位母亲在时事事地感动着孩子，才使他们母子之间会有这样的感情。可我哩？妈不行，妈和儿子还隔着一层，妈首先应该想到的还是妈的责任，妈一定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……”

“不，妈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。”



黄杏从附近忍不住奔了出来，“妈不要自责。”

黄杏冲到黄卓跟前：“哥，你不要太浑。”

她掀开妈的衣摆，翻出内衣，“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”

然后奔到黄鹞面前，扯出黄鹞身上的内衣，“哥，你看到了没有。”

然后又将黄卓和母亲拉到一起：“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你还委屈？你委屈什么？你看我穿的什么，姐穿的什么？你看你穿的什么，妈穿的什么？你再看看手，你的手细皮嫩肉，妈的手全是老茧。哥，亲妈也不过如此了。哥，我以前说过，我还要再说一遍，没有妈，你只怕命都没了；没有妈，你未必就会那么快被无罪释放；没有妈，你现在还会有这么好的成绩？”

母亲拦住黄杏：“孩子，不要说了。”

黄杏挣脱母亲：

“哥，我还要说。哥，你记不记得上个月我和你晚上回家给学校的食堂拿米？那天夜里妈听到我们敲门，赶紧出来开门，当时你有没有发现，妈一只脚穿着鞋子，一只脚是赤着的吗？过去有人说，什么是菩萨？晚上敲门投宿，赤着脚出来给你开门的就是菩萨。我不是说妈就是菩萨，我可以说妈就是亲妈，可以说咱妈比亲妈还亲。可你哩？哥，妈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连妈到现在都没有叫过一声。哥，你如果是真正的男人，是真正能够知恩图报的男人，现在就当着我们的面，当着妈妈的面叫一声妈妈。”

黄卓低下了头。

却就是不肯叫妈。

“叫啊，叫啊……”

黄杏使劲推搡着黄卓。

黄卓就是犟着头不叫。

母亲说：“杏，算了，也别逼你哥了。”

“妹，算了。”黄鹞也上前将黄杏拉开。

母亲这时候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：“卓儿，这封信是你亲妈生前留下的，是奶奶前一阵交给我的，妈一直不想拿出来。现在，现在趁你们两个都在，杏，你给你哥念念。”

黄杏接过信，眼泪就先掉了下来。

黄杏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念：

“卓儿、杏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已经不在世上了。妈生前写下这封信交给奶奶，让奶奶在你们有了新妈之后，交给你们的新妈，请你们的新妈念给你们听听。孩子，妈再也见不到你们，也再顾不上你们了。死的已经死了，活的还要活着。妈临死前的痛苦不全是病痛，妈的痛苦是再也护不着你们、帮不着你们、看着你们了，妈的痛苦是不知道你们今后的日子会是怎样。好在你们还会有新的妈妈，应该是现在就已经有了新的妈妈了。孩子，生你们容易，养你们难啊，亲妈好做，后妈难当。好在亲妈后妈都是妈，孩子，孩子，妈就要走了……”

黄杏已经泣不成声。

黄鹂替妹擦掉眼泪。

黄杏继续含泣道：“孩子，妈临死前拧过杏，妈临死前还想狠踢卓儿一脚，就是踢不动；妈希望你们今后恨妈，不要想妈，你们现在有现在的妈妈。孩子，妈不能再花钱治这治不好的病了，妈还有最后的10元钱，放在信封里交给你们，请你们给你们现在的妈买一点什么吃的或者用的，孩子，爱你们现在的妈吧。我以一个临死的母亲的名义向你现在的妈说一声：谢谢了，拜托了。我以你们曾经的母亲的名义，请你们，甚至是求你们，就现在，现在面对你们现在的妈妈，喊一声妈妈，喊一声亲爱的妈——妈——（一个临死前的母亲的绝笔）。”

念到这里，所有的人无不泪如雨下。

黄杏在母亲面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妈——”

然后就扑进了母亲的怀里。

黄卓含着眼泪，仍旧站着。

黄杏抬起泪眼：“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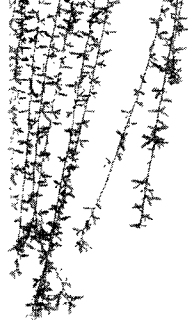
黄卓却抹一把泪转身就走。

母亲替黄杏抹掉眼泪：“杏，你哥不是说你们不回来了嘛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黄鹂说：“妹妹手术，我们想来想去，还是很不放心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妹手术成功，一切顺利。回学校去吧，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情。”

黄鹂：“妈，我们也帮不上妈什么，就看一眼琳琳。”



母亲：“一见面，不就要你说我说，让你妹费心劳神，你妹还不知道能不能就在这两三天里赶快恢复，赶到省城参加大学少年班招考。”

黄杏问：“刚才我哥为什么事情？”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：“眼看招考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可是以你妹现在刚开过刀的状况，哪吃得消长途公共汽车的颠颠簸簸，我想请县里的高县长帮忙，看能不能借一辆小轿车送你妹去省城考试，可你哥说干脆请县长帮忙，把推荐你妹去参加考试的名字换成他的名字。也就是反正琳琳去不了，干脆让他顶替，你们说这话浑不浑？”

黄杏：“浑。”

母亲：“莫说冒名顶替是弄虚作假，人家领导就算肯，咱也不能。再说了，你妹这机会如果错过，那心里的伤痛是一辈子的。”

黄鹂：“这机会千万不能错过，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，在咱们家四个孩子里，琳琳比谁都重要。因为……”

母亲赶紧接话：“因为琳琳最小。”

黄鹂：“不仅仅因为最小……”

母亲打断：“鹂鹂，不要说了。”

黄杏：“妈，我们就看妹妹一眼，就在窗户外面，反正也不让她看见。就看一眼。”

黄鹂：“看一眼我们就立即回校。”

母亲这才点点头：“你们的课程也不能耽搁。”

不一会，母亲走进病房。

黄琳重削了一个苹果递给母亲。

母亲并没有接过苹果：“这是谁送的？”

黄琳：“不知道。”

母亲：“不知道？”

“护士拿进来的。她说是别人委托她送来的。是一个渴望着亲近我却又不敢亲近我的人。”黄琳托起水果篮上的飘带。

母亲似乎有点紧张：“这别人是谁？问护士了吗？”

“问护士了，她说那人没有留下姓名就转身走了。”

“是男的还是女的?”

“我这倒没有问她。”

“莫非你也有男朋友了?”

“妈,看你说的。没有。”

“或者有男生暗地里恋你,却又不好意思暴露。”

黄琳故意歪着头想了一会,说:“没有这样的男生。”

母亲:“按说女儿有魅力,妈也高兴。只是不许处朋友处得过早。”

黄琳:“这我知道。”

一个帽檐扣得很低的人在窗外张望。

黄鹂和黄杏一到,那人赶紧离去。

母亲竭力掩饰住刚才与黄卓的那一番争吵,平静地说:“琳琳,肚里还痛吗?”

黄琳也竭力装着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:“有一点,还好。”

母亲:“琳琳,妈今天做一个晚班,趁明天休息,准备去一趟县里。”

黄琳:“找高县长帮忙?”

母亲一惊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黄琳说:“我是猜想。妈,你也太累。别去了。妈,我也想过,能参加三天后的考试当然最好,如果实在不行,也就算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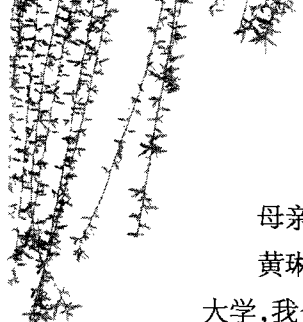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神情坚毅:“有一线机会就要争取,现在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时候。”

黄琳犹豫了一下:“妈如果真的要去请高县长帮忙,干脆就请他帮一个大忙。”

母亲:“什么大忙?”

黄琳:“看能不能换人。其实大姐二姐成绩都不比我差。哥的成绩比我更好。”

窗外,黄杏朝黄鹂扮了一个鬼脸。



母亲忙问：“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”

黄琳没有正面回答：“妈，如果真的有这种可能，他们能因此而提前进入大学，我也会一样高兴。”

“不要乱想。”母亲从床头柜里捧出课本，“机会还没有完全丢掉。别到时候真的让你考了，你倒又考不出了。”

黄琳神色忧郁：“真的，妈，哥的成绩比我要好。”

母亲又问：“琳琳，你是不是刚才听到了什么？”

黄琳：“妈，你不要问了。”

母亲：“琳琳，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究竟想不想参加省城的考试？”

黄琳不语。

母亲：“你究竟想还是不想？告诉妈，到底想还是不想？”

黄琳眼泪流了出来：“想，妈，我想。”说着就扑到了妈的怀里。

母亲搂着黄琳，眼睛望着窗外直使眼色。

窗外的黄鹂和黄杏这才离去。

母亲替黄琳抹掉泪水：“行啊，妈明天就去县里，请高县长帮忙。”

黄琳抬起泪眼：“谢谢妈妈。”

第二天一早。母亲又戴上了父亲的帽子，蹬着三轮车在镇上的汽车站揽客。

母亲一边蹬着空车，一边吆喝：“谁去县城？要去县城的赶紧上车。我这是顺路捎脚，便宜。”

不一会，有一个客人爬上了三轮车。

黄琳躺倚在床上捧着课本。

学校王老师进来。

山道上，母亲的三轮车蹬得飞快。

王老师走进病房：“黄琳，身体怎么样？”

黄琳：“手术还算顺利。”

王老师：“还能不能参加省城的考试？”

黄琳：“医生说目前还不宜多动。一是手术的缝合面较大，二是现在又发现有些并发感染的症状。”

王老师一脸惋惜：“怎么早不早迟不迟，偏在这节骨眼上倒下了。既然这样，也没有办法，只有安心休养。”

黄琳：“我真想早一点出院，即使不为了考试，我也想回到学校，在这闷死人了。”

王老师：“同学们也都想你，都闹着要来看你，硬是被我挡住。你也别急。这治病的事，就得一次性治好，治彻底了，不能半半拉拉，以免往后复发。”

黄琳点点头，拿起一只香蕉：“王老师，你吃。”

王老师接过香蕉，又放进篮子，然后拿出一叠钱：“黄琳，这里有几百元钱，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捐给你的。”

黄琳喉头一热，不知说什么是好，也不敢去接。

王老师：“拿上，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点心意。”

黄琳：“老师，这不好，真的不好，我不能要。”

王老师指着水果篮上的飘带说：“你看，一个你并不认识的人都给你送了水果，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点心意你还不收下？来，拿上。”

“谢谢老师和同学们。”黄琳轻轻说了一声，眼眶立即就湿润了。

王老师把钱塞在她手里：“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对于你在国际奥林匹克夺得金牌的成绩，学校准备给予奖励，报告已经得到上头的批准。”

黄琳小声问道：“奖励多少？”

王老师竖起三个手指。

黄琳：“三十元吗？”

王老师摇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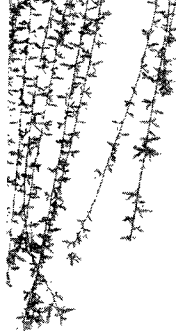
黄琳：“三百元？”

王老师：“三千。”

“三千！”黄琳激动得坐着一蹦。

立即就又痛得“哟”了一声。

王老师嗔道：“看你。”



黄琳吐了吐舌头。眼泪哗地涌了出来。

王老师忙掏出了手帕：“是刀口痛吗？”

黄琳摇摇头：“老师，三千元是多少？”说到这，拇指和食指一张，“三千元可有这么一叠？”

王老师：“你这个问答题没有给出前提，是100元的一叠？还是10元的一叠？还是5元的一叠？”

黄琳含泪的目光望着远处，神情非常认真：“我想应该是10元、5元的一叠，甚至还有1元1毛。”

王老师也一脸认真：“如果是10元、5元，那这一叠可就厚了。”

黄琳神情幽远：“我妈为了养活我们，为了让我们读书，卖烤红薯、蹬三轮车，赚的都是小票，一元一毛。有这三千元，我妈要少蹬多少脚的三轮车，要少卖多少只烤红薯！这三千元我不要大票，我要毛票。一大堆毛票，让我妈晚上在家数啊数，使劲地数钱，总是数钱，数的时间越长越好！”

王老师听得眼泪渐渐地流了出来。

黄琳的泪珠更是如断线的珍珠从长睫毛上滚落，她仍是幽幽地说着：“我妈养我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帮过我妈。三千元我不要大票，我要毛票，一大堆毛票，可算我帮我妈蹬过三轮车、卖过红薯，报答过我妈……”

王老师忍不住抱住黄琳：“琳琳，不要说了。”

到了县里，母亲已经将想说的都说了一遍。

接待室秘书说：“好吧。高县长一回来我们就向他汇报。”

母亲问：“高县长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么我就坐在这等他一会。”

秘书一脸严肃：“那倒不必，高县长什么时候回来也还难说。”

“这事请你千万别给忘了。你看这个。”母亲摸出名片：“这是高县长给我的，高县长说过，有事找他。”

秘书有些不满：“我不是已经说过，这事我知道了。你女儿得过奥林匹克金奖，临考前节骨眼上得病住院开刀，眼看考期临近，要去省城参加考试，又怕路上经不起颠簸，想跟高县长借一辆小轿车。是不是就这事情？”

母亲说：“就这事情，谢谢你，千万别忘了汇报。”

秘书不耐烦了：“这用不着你提醒。”

母亲：“对不起，我乡下人不会说话，我是怕这事给耽误了。”

“耽误不耽误难说。”那秘书又埋头忙着自己的事情。“高县长一回来我就向他汇报，如果高县长是在出差，或者开会去了，三五天不回来，那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
母亲大急：“如果高县长三五天不回来，这黄花菜还真凉了。”

秘书头也不抬：“那也没有办法。”

母亲捏着名片：“除了这上头的办公室电话，还有没有别的联系办法？譬如手机？家里？”

“没有。高县长家不在这里，好像也没有手机。来，下一个。”那秘书已决定不再和母亲啰嗦。

眼看着又一个来访者在这接待秘书的面前坐下，母亲只能不安地离去。

母亲返回途中经过第一中学门口。

时已中午，母亲只是朝学校里看了几眼，就从兜里摸出一块熟山芋，一边吃着一边蹬车走了。

黄家。

奶奶哆哆嗦嗦地摸到桌前，掀开纱罩。

纱罩下笼着母亲出门前早已准备下的饭菜。

奶奶望着饭菜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怎么死不掉哩？活着就是给孩子他妈拖累。”

医院里，黄琳合上课本望着窗外。

忽然眼睛一亮，大叫了一声：“妈。”

同室的病友都吓了一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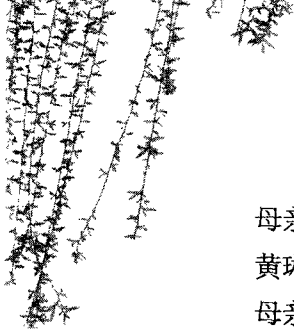
黄琳吐吐舌头，向四周拱拱手，表示了对不起的意思。

母亲在窗外停下三轮车。

黄琳连忙剥开一只香蕉。

母亲进来。

黄琳将香蕉塞进母亲嘴里：“妈，说得怎样？”



母亲摇摇头。

黄琳急了：“没有结果？没有办成？”

母亲咽下香蕉：“死丫头，塞了妈满满一嘴，妈怎么说话？妈没有见到高县长，但妈把话都留在那里了。”

黄琳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四周一瞧，小声说：“妈，看看。”

母亲望着女儿手中晃着一叠钱，忙问：“哪来的？”

黄琳附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：“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们捐的。好几百哩。”

母亲也轻声说：“赶紧收好。”

黄琳又道：“还有一件好事。”

母亲：“什么好事？”

黄琳：“给你猜猜。”

母亲：“咱们家好事太少，妈猜不出来。”

“学校准备发给我一笔奖金。”黄琳学着老师的样子竖起三根手指，“这么多。”

母亲：“三百？”

黄琳咯咯笑了，然后抱着母亲，咬着母亲的耳朵说：“三千。”

母亲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今后就不敢马虎了，更要好好地学习，将来报答学校，报效国家。”

黄琳点点头：“妈，上大学的学费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”

母亲：“恐怕差不多了。”

黄琳：“高县长会不会真的给咱们派一辆车来？”

母亲：“5号，也就是后天上午考试。来不来车那就要看明天下午。”

母女俩都下意识地瞥了一眼窗外远处的马路。

远处的马路上只有拖拉机和卡车的行色匆匆。

闭塞的古镇很少能见到小车。

母亲提着拖把走了。

黄琳盯着墙壁。

墙壁上的挂历已经撕到“3”号。

母亲仍在忙碌着。

太阳又一次下山了。

母亲在医院里买了饭菜，给奶奶送回家。

奶奶问：“琳琳有没有好些？”

母亲说：“好一些了。”

奶奶：“那5号省城的考试？”

母亲：“按现在的情况，刀口还嫩，挤公共汽车确实不行。那要看明天。”

奶奶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夜色降临了。

挂着墙上的钟，滴滴答答的声音似乎格外急促，格外响亮，格外撞人。

天又亮了。

墙上的挂历又撕到了“4”号。

黄琳走到花坛附近，伸展伸展手脚，牵扯的疼痛似乎仍然非常明显。

她想快走几步。咬着牙坚持，不管它三七二十一。

结果还是不出医生所料，腹部针刺刀扎一般，很快便一头大汗，连后脊梁的衣服都湿透了。

母亲从远处急急走来：“孩子，咱们可以跟命要强，却不能跟病犯犟。走，妈扶你回房，看你疼的这身大汗！如果再弄出其他什么病来，这怎么得了！”

母亲扶着她，一边走一边安慰：“别急，咱们等到今天下午。如果高县长真的能够来车，咱们路上开得慢些，稳些，明天考试反正坐着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
母亲扶着黄琳又到床上躺下。

黄琳：“妈，你给我后背再垫一个枕头。”

母亲：“垫高了不怕伤口压着？”